

从川渝石桅子图腾看綦江僚人遗俗的真伪(卅八)

蔡走发现

崖墓作为綦江地区目前发现、历史最悠久的建筑实体,要深度剖析其精神文化内涵,显然不能只盯着题记与图案,仅凭主观臆断空谈、凭空杜撰。唯有实物与古籍相互印证,辅以严谨闭环的辩证逻辑,我们才能读懂这套完整的文化叙事,领会其中无穷魅力。

C位“南瓜”地位高

四川长宁七个洞7号崖墓门框图像中,视觉焦点集中于顶框。映入观者眼帘的首先是两件半圆雕“南瓜”;鸟啄鱼纹样居于两瓜之间,右瓜左侧还刻有一名作推瓜姿态的仙吏,二者均为极易被忽略的浅浮雕。墓室两角的镇墓神、蹶张弩力士虽一眼可见,却仅充当“南瓜”的守护形象。由此可见,“南瓜”在该组画像中居于核心地位。

6号崖墓门框画像内容同样丰富,唯独顶框仅雕刻“南瓜”,其下方与两侧的鸟衔鱼、伏羲女娲等纹饰,同样是容易被忽视的浅浮雕。

横山镇两处崖墓与长宁七个洞6号、7号崖墓形制相近,“南瓜”均垂吊于门框顶檐之下,抬头即见、远望清晰,是各处崖墓中最醒目的图像元素。

综合各类遗存判断,位居镇墓升仙组合画像核心位置的“南瓜”,绝非凡俗物象。结合本系列考证第四十六期援引《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赐予“空洞灵瓜”的记载,将其释读为仙界“空洞灵瓜”,远比“多籽喻子嗣繁衍”的生殖象征说,更契合汉晋崖墓的升仙丧葬语境。

天国天门吊仙瓜

再看横山镇二墩岩4号崖墓,门檐下单独雕刻一枚垂吊“南瓜”,门框及周边无其他辅助画像可供佐证。本系列考证第四十期已有论述:该墓四壁与顶部遍布长短曲直的线条纹样,共同构筑出确凿无疑的天国空间。而这件天国图景内唯一具象实体“南瓜”,将其定性为接引墓主升仙的“空洞灵瓜”,推理逻辑自洽。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横山镇施家山一处崖墓,其门檐下雕刻成对垂吊的“南瓜”;墓室右侧外壁、略低于门框顶檐处,有一处宽约80厘米、高约30厘米的区域,内有线刻双马纹样。

崖墓石刻中的马形图像,在綦江境内并不罕见。本系列考证第十九、二十一期,第三十、三十一期文章,已分别针对石角镇溶岩村石梯岩崖墓高浮雕饮马图、三角镇乐兴村黄腊丙组崖墓外壁二人一马骑乘图,围绕升仙信仰与墓主人身份展开过探析。

本系列考证第四十四、四十五期亦明确:汉晋时期,在时人认知中,崖墓是人死后得道升仙的天国居所,墓门便是天门的象征。

施家山崖墓外壁线刻的成对骏马,与三角乐兴黄腊丙崖墓外壁二人一马出行图特征一致,马匹行进方向均朝向象征天门的墓口。这进一步佐证,崖墓中刻画的马匹,是

接引亡魂飞升的仙骑;仙骑目光所朝向的“南瓜”,自然便是仙界“空洞灵瓜”。

同理,长宁七个洞6号、7号崖墓,彭山M169、M175、M951—2号崖墓等天门象征位的顶檐下方;三台胡家湾、中江塔梁子、绵阳沙包梁、蓬溪轿顶山崖墓等代表仙界居所的藻井之下;忠县卧马函崖墓随葬陶房斗拱下方出现的“南瓜”图像,无一例外,均为“空洞灵瓜”,此论断毋庸置疑。

最先提出“灵瓜”说

自本系列考证第四十一期起,笔者已连续七期围绕横山镇二墩岩、施家山两处崖墓的“南瓜”图像,从建筑构件、现实原型等维度展开深度研讨;同时跳出綦江地域范畴,搜集川渝多地崖墓同类“南瓜”画像进行横向对比分析。

笔者还研读国内考古权威核心期刊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考古》2010年第11期,先后刊发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罗二虎教授《长宁七个洞崖墓群汉画像研究》、南阳汉画馆研究馆员牛天伟《四川长宁七个洞崖墓画像考辨》两篇论文。本文从古籍记载、语音词义流变等角度,对两文现有观点逐一辨析、商榷。

综合以上考证成果,笔者审慎否定当下崖墓“南瓜”图像研究领域主流的“嘉瓜说”“生殖象征说”,并抛砖引玉,在学界首次提出仙界“空洞灵瓜”这一全新论断,以期完善、丰富崖墓画像研究的现有理论体系。

人梯木梯齐上阵

施家山“南瓜”崖墓门框离地约三米高,又无可借力攀援的手扳窝、脚蹬处,到山下农家借木梯又太远,如果费力扛梯前来却一无所获,实在太不值得。不想跑冤枉路的志愿者们纷纷琢磨另外的人洞巧办法。

办法总比困难多。聪明的志愿者们先砍一根比墓口宽度稍长、直径超5厘米的笔直粗树枝,正中系上长绳,顺势向上抛入墓中,再拉至横向,两头恰好卡在门内,吊两三百斤重物也不会折断、脱落。

一劳志愿者上前辅助,两位男士同步起身,人梯缓缓抬高。“微风轻轻”腾出一手抓住门框,顺势抬腿,两脚先后踩在外凸岩石相对平整的位置,探头往墓内一看,惊喜直呼:“有图案,是五条鱼,清晰得很。新崭崭的,仿佛昨天才刻上去,一点儿风化痕迹都没有”。

如此重大的发现,“微风轻轻”怎舍得只看一眼就下来?她借着门框发力,爬进崖墓细看。

人文古迹的魅力大抵如此。几位男士立刻快步下山,从农户家中借来5米长梯,接应剩余19位志愿者;三人一组,带上强光手电,

轮流登梯入墓,近距离观赏距今约1800年的古代石刻,体悟綦江先民的精神世界。

“双鱼”“三鱼”图同框

令“微风轻轻”惊叹的五鱼游弋图,刻在墓室右壁前部正中位置。这幅石刻构图十分特别:五条鱼既未首尾相接顺次前行,也没有横向一字排开齐头并进,而是分成“前三尾大鱼、后两尾小鱼”两组,每组内部首尾相连,两组并列一同朝向墓室深处。

这幅图蕴含什么寓意?志愿者们纷纷结合日常所见各抒己见,说法虽多,却都平淡寻常。

“三条大鱼是长大成人的孩子,两条小鱼是渐渐老去的父母呀。”同行的中山路小学五年级学生杨知道,却从这幅石刻中读出别样温情:壮年儿女搀扶着步履迟缓的父母,一同缓缓游向安稳宁静的归处。

原来,“父母养我小,我陪父母老”的观念,早已深深根植在他纯粹的心底。小小志愿者一番童真话语,让历经千年、冰冷坚硬的石壁,漫出满室孝爱的暖意……

“为什么刻三条大鱼呢?”面对大人打趣式的提问,杨知道回答得干脆直白:“现在国家都提倡生育三孩了呀!”这话深深触动在场的成年人。谁也未曾想到,古人期盼人丁兴旺、阖家安康的心愿,跨越千年仍能与今人共鸣。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希望,正寄托在身边蓬勃成长的少年一代身上。

文/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未完待续)

《唐宋南州和南平军历史文化补遗》系列 唐宋涪州扶欢县历史考辨与史料补遗

涪溪,又名扶欢河,发源于万盛经开区青年镇板江村,流经青年、关坝和扶欢3镇,在扶欢镇松山村两河口汇入綦江河。唐宋两代,朝廷曾在涪溪流域及其以东地域设立涪州,在涪溪中下游的扶欢一带,先后设立扶化县、扶欢县、扶欢寨,县级建制共计存续450余年。

关于唐宋扶欢县,綦江、万盛两地地方史研究者已有诸多考证,但仍存史实疏漏与歧说。下文依据传世古籍、地理总志原文记载,对其沿革、地望、族群、人口、物产等内容作系统考辨、梳理与史料补遗。

一、唐宋扶欢县(寨)建制沿革

扶欢县(寨)经历了唐、五代十国、北宋3个历史时期,于北宋熙宁年间裁撤分置,属地并入军政合一的州级政区南平军。

1.唐武德二年,置南州扶化县(619—637)

618年,唐朝建立;次年,朝廷析渝州江津县地设立南州,此为今綦江区县级行政建制之开端。五代后晋《旧唐书·地理志》卷二〇“江南道·南州”载:“扶化县,武德二年(619)置,贞观十一年(637)废。”

补充说明:

《元和郡县志·江南道六》、新旧《唐书·地理志》等史籍均记载了唐初南州行政建置调整情况:武德二年(619)始置南州,辖隆阳、扶化、隆巫、丹溪、灵水、南川六县;武德三年,更名楚州;武德四年,复称南州。贞观五年(631)增置三溪县;贞观七年,再增置当山、岚山、归德、汶溪四县;贞观八年,裁撤当山、岚山、归德、汶溪四县;贞观十一年,再废扶化、隆巫、灵水三县。

2.唐贞观十六年,设置涪州扶欢县(642—907)

《元和郡县志》卷三一“江南道·涪州”载:太宗贞观十七年(643)置涪州,为下州,隶江南道,辖荣懿、扶欢二县;“扶欢县,中下,东北

至州五十里,贞观十六年与州同置,以县东扶欢山为名。”扶欢为扶化的同音异写。

补充说明:

(1)唐代南州、涪州皆为朝廷直领经制州(正州),非羁縻州。

(2)唐代涪州经历1次更名、3次道级政区隶属关系调整:642—732,隶江南道(治今苏州市);733—777,改隶黔中道(治黔州,今彭水县);其中742—759年涪州改名涪溪郡;890—907,改隶黔中道黔州武泰军节度使(军治涪州,今涪陵)。

3.五代十国前期,前蜀涪州扶欢县(907—925)

唐天佑四年(907)唐亡,王建建立前蜀,定都成都。涪州仍为经制州,隶属武泰军节度使(治涪州)。蜀后主同光三年(925)前蜀为后唐所灭,涪州辖境被播州杨氏世袭土酋占据,其时播州治白锦堡(今赶水镇境内)。

4.五代十国后期,南楚羁縻播州扶欢县(940—951)

后晋天福五年(940),牂牁蛮酋张万浚统领黔北七州归附南楚(都潭州,今长沙),所辖各州改为羁縻建制,涪州荣懿、扶欢二县随播州一同归附南楚。951年南楚为南唐所灭。

补充说明:

(1)五代十国政权中,仅前蜀、南楚实际控制有涪、播之地;后唐、后晋、后蜀、南唐、后周势力均未抵达渝南黔北涪、播区域。

(2)两段无王朝直接管控时期:926—939年、952—966年,涪州荣懿、扶欢二县由播州杨氏土酋割据,无正统州县行政管辖。

5.北宋乾德四年,复置羁縻涪州及扶欢县(967—1069)

960年北宋建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十二月甲辰”条载:太祖乾德四年十二月(967年1月),南平僚首领献铜鼓归附,朝廷重置涪州,为羁縻州,领荣懿、扶欢二县。

补充说明:

(1)967—972,隶夔州路,路治夔州(今奉节);

(2)973—1000,改隶峡路(峡西路)黔州;

(3)1001—1075,改隶夔州路渝州(治今渝中)。

6.北宋熙宁三年,降为渝州扶欢寨(1070—1075)。

神宗熙宁三年(1070),朝廷平定南平僚李光吉、梁承秀、王宥三土豪叛乱后,裁撤涪州,荣懿、扶欢二县改置军寨,受渝州统领。

7.北宋熙宁八年,南平军设立,扶欢寨裁撤(1075)。

熙宁八年十月(1075年11月),朝廷平定南平僚木斗部族叛乱后,于铜佛坝(今赶水镇)设立夔州路南平军,扶欢寨随即被裁撤。

补充说明:

(1)寨(砦)又称巡检寨,以治安、戍守为核心职能,为州、军派出军政机构,无行政建制和层级。

(2)唐武德二年始置扶化县,贞观十一年裁撤,贞观十六年复置扶欢县,至北宋熙宁八年扶欢寨裁撤,扶化县、扶欢县(寨)累计存续452年。

(3)熙宁年间,祠部郎中、蜀中诗人冯山所作的诗歌《扶欢驿王宴居也梁承秀居今隆化县李光吉居今荣懿寨皆土豪犯法禁以取夷灭》证实,南平军设立后,原扶欢县(扶欢寨)治所司土坝成为驿站。

(4)南宋《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南平军”条载:“南平军有荣懿、安稳、归正、开边、通安等砦,涪溪堡、白锦堡、鹿箇堡……熙宁四年三贼平,置(扶欢)为寨,后移寨官于归正(今赶水镇梅子村居正坝),今止为一市。”据此可知,熙宁八年南平军建置后,扶欢寨官署迁移、建制废除;在南宋宝庆三年(1227)《舆地纪胜》成书前,司土坝为民间集市。

二、唐宋涪州治所不在扶欢司土坝

唐宋涪州治究竟位于何处?綦江、万盛两地部分地方史研究者存在歧见。结合历代地理总志与出土墓志实物,简要考证如下: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涪州”条载:“荣懿县,中下,郭下。扶欢县,中下,东北至州五十里。贞观十六年与州同置,以县东扶欢山为名。”“郭下”为唐代地理志中的固定术语,指附郭县,即州治、县治同城,荣懿县城即为涪州州治,可直接证明扶欢县并非涪州治所。

《元和郡县图志》为元和十四年(820)宰相李吉甫奉敕纂修的全国官方地理总志,成书时涪州、荣懿、扶欢建制尚存,所载内容为第一手史料,权威性、可信度无可置疑。

北宋熙宁八年南平军设立后,涪州裁撤、荣懿降寨、扶欢废寨;南宋以降,涪州、荣懿寨、扶欢寨逐步淡出文献,涪州治所地望渐次湮没。

清道光年间,綦江永里(永城里)金兰坝(今南桐镇金兰坝)境内,发现一座建于南宋乾道元年(1165)的古墓。其墓碑《赵牟氏墓志》上有“孺人处荣懿,舅姑处新市,相距一舍”等语。道光五年(1825)罗星主编的《綦江县志》卷九“古迹”条据此推测:“荣懿、新市疑在今扶欢坝、青羊市一带。”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庆府志》卷一“綦江县”条沿用此臆断:“废涪州。旧志:在县南,接遵义桐梓界。县志:今扶欢场司土坝即涪州故城,其小河即古涪溪,青羊市为荣懿县治。”

两部清代方志的错误推测,致使后世部分地方文史研究者误将扶欢司土坝定为涪州治、青羊市(今青年镇)定为荣懿县治,这与《元和郡县图志》原始记载“州县同治”直接抵牾。

依唐制尺度换算,唐代五十里约合今26—27公里。扶欢镇至青年镇现代公路里程仅14公里,山间古道(扶欢上坝—青年毛里—青年场镇)里程不足10公里,远不足唐代五十里,足证青羊市绝非荣懿县城。

1929年《南川县志》“古迹·荣懿镇”条、《桐梓县志》“舆地志下·荣懿废县”条均载,荣懿县治在今万盛场;《南川县志》更细载,荣懿古县治位于万盛场外大石坝傅氏宅一带。

1994年5月,万盛万东镇新民村(今属榜上村)出土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墓志,铭文载墓主“卜吉葬于荣懿寨之南、八面山下、溪桥之侧”。八面山地处今万盛城区南侧,与南川、桐梓两地旧志记载吻合,故锁定唐宋荣懿县(荣懿寨)治所在今万盛城区一带。

扶欢至万盛城区的山间古道亦可佐证:扶欢上坝—青年毛里—青年场镇—南桐轮子坡—鱼田堡煤矿—万盛城区,全程约二十八公里,与《元和郡县图志》“扶欢东北至州五十里”的方位、里程完全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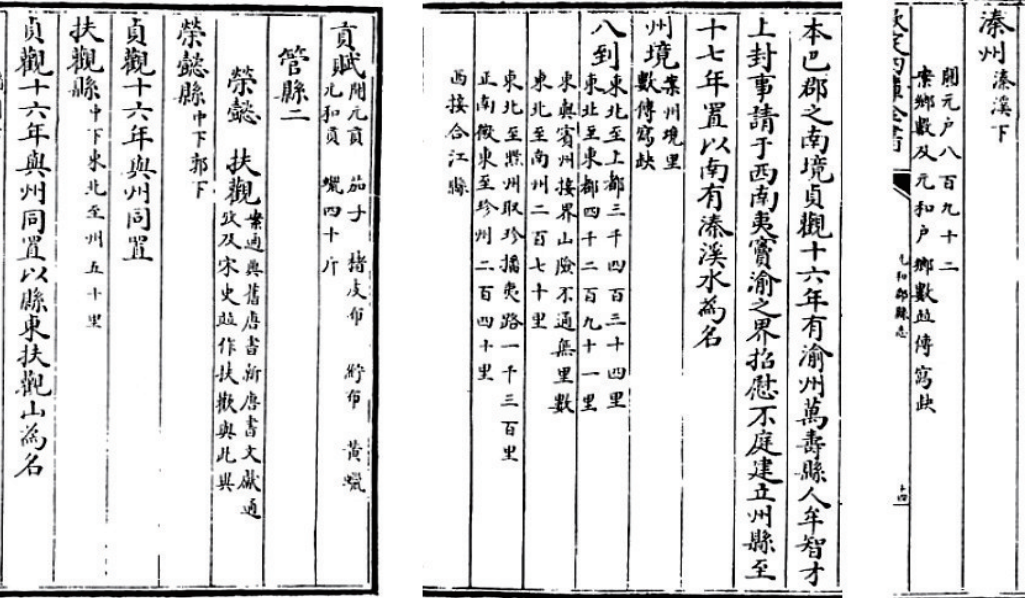
三、唐宋扶欢县释名、辖境、户口、土贡等情况

唐代按照户口(人口)多寡、地缘亲疏,把县分为八等,扶欢县为第七等“中下”县、边地小县。《元和郡县图志》载,涪州开元编户892;《旧唐书·地理志》载,涪州有獠户879、在册人口5045。唐初扶欢县户口约占涪州半数,在册人口两三千人。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二“涪州”条载:“荣懿县,四乡;扶欢县,州西南五十里,一乡。”可见在北宋羁縻涪州阶段,扶欢县辖境大幅缩小,仅有一乡之地,大致为今扶欢至赶水一带,可能只有上千人。

《元和郡县图志》载,涪州开元土贡为茄子十斤、楮皮布、红布、蜡四斤;《新唐书·地理志》载,涪州岁贡为文龟、斑布、丹砂。这些土贡、岁贡是唐代涪州的土特产。楮皮布为构树纤维织成的布,红布为苧麻布,蜡为蜂蜡,文龟为甲壳上有纹彩、用于观赏和占卜的龟,斑布为楮皮布、苧麻布、棉布染色后的布匹,丹砂为用作颜料和药物的矿物朱砂(主要成分硫化汞)。

文/逢德忠 图/由作者提供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江南道·涪州”条影印件。



唐朝涪州位置图,808年珍州并入涪州。